

人物專訪 / 當代藝術家：我著迷於專著的感覺失控—姚仲涵

文/陳松志

問：從你的求學背景談起，你的大學教育念的是空間設計學系，研究所念的是科技藝術，可否談談這兩個領域之間在你的創作之路上技術的演進為何？同時它們各自帶給你哪些思考上的影響？

姚：我覺得從空間設計轉往科技藝術，我自己覺得並沒有差太多，因為實踐大學的設計教育著重於思考與觀察，很多訓練裡要我們懂得去思考一件事情，然後有系統的把想法建構出來，再把它實際執行完成。大學的時候多半是養成思考與邏輯的訓練，這些基礎養成讓我到科技藝術研究所的創作上有很大的幫助。我在大二的時候其實就有開始接觸錄像，我的老師包涵榛就鼓勵我嘗試把材料換成聲音和影像，然後用這樣的方式去思考建築的問題，因受包老師的影響，那時候我開始嘗試做聲音與影像的實驗，老師會引導我讓我的敏銳度去感覺自己與材料的關係，後來發展出比較感受性的系列創作是與這有很大的關聯。以前在大學的時候大多只管實驗材料本身，到了研究所開始會釐清自己的思緒，並學習把材料形式與內容發展成完整的藝術語言，研究所裡通常我們與老師的互動通常都滿緊密的，像袁廣鳴、陶亞倫老師他們都是很專業的藝術家，他們處理作品的態度與堅持，給學生一個很好的學習榜樣，觀摩他們在創作上的專業會有一種很深的體會。至於在聲音方面姚大鈞、王福瑞老師主要在聲音藝術的歷史方面給我們很多指導，像美學史觀的這部份，對於創作者其實是滿重要的。

問：延續上一個問題，如果說空間設計創造的是一個實體物質與人的關係，那麼綜觀這些年來你的創作，你如何去思考目前你所處裡的媒材基本上是一個比較「虛」的物質（比方式聲音、或是光），選擇這樣的形式與媒材的動機從何而來？

姚：我覺得光跟聲音這兩個元素在建築裡面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光和聲音是很直接影響到人們情緒的感染因子。之所以選擇這樣的媒材，我依稀記得高中的時候有一次經過大安森林公園，突來的一陣雷雨，當我看到一道閃光打在公園，雖然那聲音是很可怕的，但我卻很享受那股聲響，因為它不是人為的模擬，而是一個自然現象，如此光與聲音結合的力量竟是如此震撼。同樣的我也常常在路邊看到壞掉的日光燈或交通號誌，像這類的東西就特別容易讓我心動，心動著一種關於失去秩序的不常規狀態。另外像在夜店或PUB，它們會用很強很大的光線，對我們的身體進行一種召喚溝通，當聲光的大小產生反差自然會讓人有很特殊的身體經驗，比如在我作品中，我會利用光與聲響的落差讓人們去感覺，因為這類的溝通，不需刻意學習，不用去懂得光的構成或光的學名，你很自然的可以去欣賞光影、閃電，或是那些爆炸那種光炫，它是很自然的現象。當身體感官順應著這些，就是我的創作，我不喜歡去講一個很清楚的事情，我樂於創造一種直接的感受力。

問：作為一個以聲光藝術（或者是多媒體）的藝術創作者，過去你的作品中透過光的閃爍、音頻的起伏……等等，顯見的在與觀眾進行某種感官刺激參與，互動的背後你如何去思考這些機械語言與人的關係為何？有沒有哪些關鍵形式語彙是你一直延續的？

姚：技術通常不太是我作品的重點，有些人的作品你可能很明白他在玩某種技巧，或把某種技術美化包裝，而我的思考往往擺在技術之前。例如《流竄座標》這件日光燈作品它背後的技術其實很簡單，在試驗聲光效果的過程中比較難的是我需要憑藉我的感覺、美學養成，去完成一個滿抽象的意識判斷。我喜歡去追尋範圍裡的極限或是一個有感覺的位置，我會去調整技術是因為我要讓我的感覺更準確的被傳達出來。在我過去的創作之中「光」、「聲音」、「位置」、「身體」這四件事情是我一直追求的東西，也是很關鍵的創作核心！之所以對光這麼有感覺，因為光它似乎代表一個資訊與符號，日常生活中很多時候我們透過這些光源讓人知道有件微小的事情其實正在發生。光的出現無非是要表達某種訊息，它的表達方式是很物理的傳達到眼睛，這過程中其實已被轉換過了，光透過非物質的傳遞卻能帶出許多具體的空間感，這是很讓我感興趣的。至於聲音，它跟光的傳遞有點像，透過聲波的震動傳導，卻可帶出某種空間的度量關係，這的確很令我著迷。另外，我的思考其實是很空間概念的，我比較喜歡用一個座標點來形容所在方位，立體空間的範圍比較大，座標方位的概念不同於平面影像思考，假設我們所存在的位置都用座標來定位，會是一個很清晰立體的概念，而我們的身體就是接收這些元素的一個交點。

問：一直以來你擅長將「光」轉化為一種可聽的介質，把「聲音」作為視覺化的素材，如此的創作經驗與形式，在台灣顯得十分特別，過去哪一件作品可以提供給讀者初步認識該類型的創作？

姚：我的創作早先也以聲音為主，一開始只做純聲音的部份，後來漸漸也跨出去結合影像，像這類光跟聲音同步的作品，其實多半著重於展現技術，其實在國際上還滿多這樣的作品。我剛開始創作的時也有部分這類的作品，後來就覺得不太有趣，這可能跟我學建築的關係，我很強調材料與材料之間的對應關係，當我在處理聲光與影像的時候我會思考它們連結的必要性，或是每一段技術的處理是否有它背後的意義隱喻。我的作品《響川海》，它是利用墨汁影像與聲音結合的一種嘗試，先有聲音再嘗試處理影像，顯像的時候我以電腦控制把攝影燈連結到聲音，透過聲音的開關，讓燈去聽音樂，燈的變化會頓時營造出墨汁在水底幻變的空間層次。另一件裝置作品《流竄座標》，我讓觀眾來感受不一樣的細微聲響，這件作品有大量的日光燈與很強烈的光線，我幾乎沒有去處理聲音，作品發出的聲響其實是日光燈自己發出來的，一個燈所能發出來的音量其實很小，所以我就用數量把音量增加，這之間會讓身體感官產生一個很奇妙的對比，當我們的身體習慣聲與光兩者的連結，一旦這中間的慣性被打破，就開始了一場感官知覺的特殊體驗。表演作品《LLSP》，是一件雷射日光燈的聲音表演，在感官上它是很刺激的，我做了一個介面來控制日光燈，用一條雷射打在空中，用手去阻斷雷射，利用感應器來感應我身體的位子，以及阻斷的雷射的訊號，當我在表演的時候，我讓身體自由的控制這些機械生冷的物質，雖然每次表演看起來好像一樣，但有部份是十分機動與即興的表演。

問：早些年你發起了少見的聲音組織「i/O」，可否談談聲音藝術在台灣의現狀？幾年下來你有何心得？

姚：「i/O」其實就是輸入輸出(input/output)的意思，「i/O」的形成，其實是研究所的時候，幾個對聲音比較有興趣的朋友大家常常以聲音作為創作素材，於是就像小男孩組織的方式大家就這樣聚在一起。第一次的活動是在台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的2F咖啡發表，「i/O」一開始只是我們自己創造一個發表平台，可是幾次活動下來就開始擴大找學長姊來表演，並進展連結到跨校展演活動，於是我們在2007籌劃了第一次的「失聲祭」，我們也邀請一些非學院的創作者來發表作品，這一辦到現在已經快三年了，每個月至少都有一兩個藝術家會來進行他們自己的創作演出，目前也常吸引許多國外藝術家來台參與這些聲音表演。談到「失聲祭」其實大意來講就是失去聲音的祭典，我們希望每個月都有聲音藝術的創作發生，我們組織這樣的活動，每次找來不同類型的創作者，去拉台灣各地的創作者和群眾，群眾可以透過我們的活動多瞭解藝術的多元形式，以台北目前來講可能也只有我們像這樣以聲音藝術為主的發表平台。我會參與發起這些聲音的組織，一開始只是個單純的想法，從一開始沒有經費到透過募款與觀眾自由樂捐的錢，經過多年的成果累積，現今已有官方的補助加入，讓所有參與的人能獲得些許的實質回饋，其實是滿具意義的。

問：你思考過作為一個聲響(聲光)藝術的創作者，此類型的創作該如何被收藏？你過去的經驗為何？

姚：像我這類的創作者，國外的藝術家們就會發行DVD或CD，他們也會做聲音影像的東西以video方式販售。然而大部分的聲音藝術家基本上都會做現場演出，所以現場演出也算是收入的來源，不過這是國外的狀況，在台灣似乎就比較少見。這一類感官互動的聲光裝置作品，基本上比較難被收藏的，除非是大型美術館才比較有這樣的技術與空間條件，因此我幾乎沒有這麼認真去想過收藏這件事，過去的創作裡我往往會做到很難被收藏的東西，好比我有過一件無線電的掃頻裝置，如果它放在藝廊裡面，它就會一直掃描那區域的無線電頻道，如果那個區域沒有無線電，該作品一整天就不會有聲音反應，由於那聲音其實是限地偶發的，因此它幾乎一直在變化，如此的實驗性作品，很多畫廊或收藏家普遍還是難以接受。像我展出比較多的日光燈系列創作，由於我是不正常的使用日光燈，一段時間就要更換點燈器與燈管，這對收藏的概念來說是很麻煩的，但這並不是我的問題，問題比較發生在討論定價這件事，對方多半只看到既定的材料價格，並沒有把創造背後價值放進去。這些年來我常想，或許我用的材料只適合展覽而不十分適合收藏，我倒是對收藏方式有另一個想法，或許去發展出一種如同把畫買回家就可以欣賞的方式，讓藏家可以自行以更簡單方法將作品設置起來以及收納，這個想法似乎可以解決部分現有的問題，也滿新鮮的。

問：平常的你有什麼特殊的喜好？

姚：對我來說我總感覺每天就會有事忙著，除了執行作品計畫外也有不少展出的文書信件往來。我個人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休閒習慣，勉強來說我自己還滿喜歡逛網路、寫部落格，應該是說我比較喜歡有系統的去把事情像日記般記錄下來，我會樂於花時間將這些訊息數位化，原因來自於有效地資源運用而避免資源的濫用，我反倒很喜歡瀏覽或轉貼網路上的一些訊息，也常去瀏覽Mac網站內有個專門介紹電影預告的頁面，因為現在好萊塢的視覺音效都做得很棒，預告片也通常很有吸引力，在很短的時間內它試著要告訴你這個故事，但又得賣個關子，這種媒體與觀賞經驗的誘引很值得做為視覺傳達上的學習。

問：可以聊聊你目前的生活或正在進行的計畫嗎？

姚：我目前正在Tokyo Wonder Site駐村創作，在來東京之前我提了一個收集日本無線電聲音的創作計畫，我在台北的時候曾進行過一個聆聽行動，我帶著無線電在市區裡活動，任憑無線電進行掃頻，如果頻率對了剛好有人講話我就可聽的到！因此我在城市裡面移動覺得好玩有趣，不論我走到哪就可聽到某種對話，雖然我看不到說話的人在哪，但基本上就在離你不遠的距離，當對話中的語言你聽的懂，就可以想像他們的位置或理解對話的內容。於是我來到日本之後就在當地買了無線電，到涉谷去進行實驗，我確實聽到很多聲音，然而語言的隔閡不免產生些溝通上斷裂，我大概僅能捕捉這些聲音的情緒，於是我開始修正我的計畫，便發展出「音景」這個想法。音景好比地景的意思，它其實就是拍照的概念，好比選好了一個角度一個景色，按下快門就完成了一張照片，音景以這概念而來，我找好了定點後就開始錄音，錄下這一段時間就是一個音景的作品，在東京要聆聽這城市的聲音隨時都可以，但是記錄下來再轉換成創作顯然是另外一件事，我嘗試用這樣的方式來記錄我的駐村生活，這個創作計畫就這樣延續下去，我也會在東京發表這項新作。